



#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

广播出版社

20  
49

广 播 对 话

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 编

广 播 出 版 社

广播对话

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

\*

广播出版社出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\*

787×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60(千)字

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8,500

统一书号：4239·003 定价：0.26元

## 前 言

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，这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、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富庶的新农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配合农村开展的致富讨论，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，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举办了《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》专题节目，采用“广播对话”的形式，讲事实，说道理，生动活泼地宣传了党的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，有的放矢地批判了左倾谬论，分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、什么是资本主义，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干部、社员在“敢不敢富”、“能不能富”等问题上的糊涂认识，并且提供了一些致富的办法和经验。本书就是在《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》专题节目广播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编辑出版的。

书中讲了十个问题，前四题由李完璞写稿；后六题分别由吕浩才、沈清、吴慰先、笄吉竹、黎瑞祥、王福全写稿。

本书力求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便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阅读，使之成为能够解决农村干部、社员的实际问题的参考读物。

## 目 录

话题一	敢不敢富? .....	( 3 )
话题二	让不让富? .....	( 14 )
话题三	能不能富? .....	( 26 )
话题四	会不会富? .....	( 42 )
话题五	要致富, 必须实行生产责任制.....	( 56 )
话题六	要致富, 必须抓财务.....	( 69 )
话题七	要致富, 必须推广科学技术.....	( 80 )
话题八	要致富, 必须抓好计划生育.....	( 93 )
话题九	致富要走正道.....	(102)
话题十	集体致富是根本.....	(114)

## 广播对话

###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

人

物

张大婶——六十来岁，老党员、老模范，当过多年的妇联会主任、党支部委员，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土改、合作化、公社化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。现在家里照顾孩子、搞家庭副业，过着富裕的生活。喜爱听广播，事情知道得多，

道理懂得多。

小 李——二十岁出头，高中毕业后参加一段劳动，新当上生产队长，积极肯干，只是缺少办法。

## 话题一 敢不敢富？

这天，吃过晚饭，张大婶正在门口乘凉，刚上任不久的生产队长小李找大婶来了。

李：大婶，在这儿乘凉呐！

张：哦，小李，快来坐下，凉快凉快！

李：咳！坐不下呀！

张：怎么啦，什么事把俺这新队长难得咳声叹气的？

李：这不是正在开展怎样富起来的讨论吗？

张：这可是件大事，一定要讨论好。

李：是啊，会开过两次啦，大家都同声称赞，说让讨论怎样富起来，这是十多年来头一回；说富起来好，说这是好事，早就该抓，说一百个拥护、一千个赞成。

张：这不是讨论得很好吗？

李：咳，你哪知道，再往下，一论到真的，说到咱们队怎样富起来的时候，大伙却顾虑重重啦。有的



说：“富，是个好事，它好比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吃啊，可就是怕有骨头卡嗓子。”有的说：“这富，好比刚揭锅的白馒头，香喷喷的，谁不想吃，可就怕烫手啊！”大婶，你知道，我这刚当生产队长的毛孩子，可真没辙了。

张：哦……原来是这样。

李：大婶，你是从土改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党员、老干部，又是老模范，经历的多，见识的广，您给我出出主意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
张：咳，我这六十来岁的人啦，这两年也不在队上工作了，养个鸡、喂个猪的，我能知道个啥？

李：大婶，谁不知道您爱听广播，道理懂得多呀！

张：你说这个，倒是真的。这不，广播里也讲，报纸上也登，都在讨论怎样富起来吗！孩子，别着急，坐下来，咱娘俩慢慢说。

李：大婶，你说大家想不想富呢？

张：傻孩子，哪个不想富呢！咱庄稼人是年年盼、月月想呀！谁个不想过好日子！你看过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吗？

李：看过。

张：你看唐二婶盼男孩儿那个盼劲儿，把女孩儿的名字都叫成盼弟、招弟、梦弟、捞弟，旧社会咱穷人盼富，比唐二婶盼男孩儿还盼得切呢！好多家

儿给孩子起名字叫来富啦、得富啦、梦富啦，还有什么富贵啦、富荣啦、富有啦，多啦，还不都是想富盼富！

李：看起来人们还是想富盼富哇！

张：别说人家，就说我吧，当初参加革命那会儿，还不是为着推翻剥削阶级，将来过上好日子！

李：你说这倒是实话，既然大家都想富，那现在为什么又不敢谈富呢？

张：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，这里头有多年结下的疙瘩，一下子解不开。你找人个别谈过吗？

李：找过，那天我跟西院王大伯聊起来，我看他自留地里种的一畦大蒜长得不错，我说：“大伯，你有种大蒜的技术，这片儿自留地要是都种上大蒜，一季还不弄个百儿八十的？这不就富得快了吗？”

张：对呀！老王头有这个长处，又有这个条件。

李：咳，没料想，他两句话把我噎回来了。他瞪大眼睛，脸红脖子粗地朝我说：“哼，还提这一桩呢，我叫它荒着长草，也不再种大蒜了！”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股气？

张：哦……，是啦，也难怪老头有气呀！

李：是怎么回事呢？

张：孩子，你不知道，西院你王大伯可是有名的种大蒜的把式，单干那会儿，年年都种个亩儿八分的，

全年的零花钱都有啦。前些年，在自留地上也种上几畦，卖个三头二十块的。没有想到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那会儿，可把他批苦喽！

李：种几畦大蒜有啥可批的呀？

张：不行呵，那会儿说他是小生产，搞自搂，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。把他弄到大会上，脖子上挂着两辫大蒜，批过来，斗过去。又说他是“自私大王”；又说他是“自搂专家”。把老头子折腾得差点儿没晕过去。

李：真是岂有此理！

张：这批的是老王头儿，实际上是把大伙儿致富的路儿给堵死啦。

李：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造成的危害太大了，这个流毒非肃清不可。

哎，大婶，你说这群众有顾虑，想富怕富不敢富，有的是当干部的，为啥也那么怕呢？

张：干部也有干部的难处。你说的是哪个？

李：就说我大伯吧，还是大队的党支书呢，可对怎样使队里富起来就不热心。

张：你大伯可是跟我一块干革命的老干部、老党员了，他有什么不积极的地方？

李：有一回，我跟他商量，队里是不是多搞点工副业，好增加点收入。咱们大队种水稻，这稻草哪年也

有几十万斤，要是组织社员把它打成草绳儿、草帘子，就能多收入好几万。

张：这是个好主意，前些年他也领着干过。

李：你猜我大伯怎么回答？

张：他怎么说呀？

李：他半晌没吭声，一连叹了三口气，最后，说我还年轻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、利害轻重。你说，这算什么话！

张：咳！不要责怪他，孩子。你以前在外头念书，村里有些事儿不知道。要说你大伯，可是个好干部，也是数得着的庄稼把式。他打象你这么大就当干部，现在头发都白了，给咱们村可算出了力、拉了套。可他也吃了不少苦头哇！

李：吃什么苦头？

张：你刚才说的打草绳，正戳到他伤心之处了。咱们村有打草绳、草帘的习惯，前些年你大伯带领大家搞这项工副业，哪一年挣的也够各家的零花钱。打“四清”那会儿就挨上批了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批得更凶。有一回开大会，把你大伯满身缠了稻草绳，批判他是“毒蛇缠身”。

李：啥叫“毒蛇缠身”呢？

张：打草绳不是多挣了钱么，钱多就是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就有毒，草绳缠在身上，那不就成了“毒

蛇缠身”吗？

李：咳，真是瞎胡闹，这不是成心折腾人吗？

张：就为这工副业，他可没少挨批，说他重副轻农，脱轨转向，拉车不看路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，最后，把他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

李：那时候，“四人帮”搞得可真凶啊！这样一来，谁还敢抓生产、抓钱致富呢？

不过，大婶，您说的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现在“四人帮”打倒啦，路线也端正啦，政策也落实啦，党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，带领我们治穷致富，我想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怪现象了。可你说人们为什么还怕富、不敢大胆致富呢？

张：路线正确啦，方针政策对头啦，可那左倾思想留下的毒还没有肃清呀！人们为啥想富不敢富？

就是有些流毒象紧箍咒一样还箍在人们的头上！

李：哦……，都有哪些流毒呢？

张：咳，多啦，有些是有形的，有些是无形的。就拿最流行的两个错误论调来说吧，叫什么“富变修”，“富就是资本主义”，它给人的毒害可不浅啊！

李：“富变修”，“富就是资本主义”！咳，现在还有人被弄得胡里胡涂呐！

张：你说，咱农民出力流汗，累死累活搞生产，还不

是为了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干社会主义，图个过富裕日子！它一说富变修，富是资本主义，谁还敢致富，谁不怕跟资本主义、跟修正主义沾边呢？

小李啊，大家是真的怕富吗？不是的。一句话说破了，人们怕的不是富，怕的是被扣上“修正主义”、“资本主义”这两顶大帽子。

李：这倒是真的。看起来，在怎样富起来的讨论中，不把这些谬论驳倒，不把这些流毒肃清，大家是不敢大胆致富的。

张：对喽，孩子，这算你说到关键上了。

李：大婶，我就不相信这富就一定变修，这富就一定是资本主义！

张：孩子，你说对啦，那富跟修正主义、跟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必然联系，也不是什么因果关系，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，不能说一富就修，一富就是资本主义。

我问你：咱共产党要富不要富？咱搞社会主义是不是要富？

李：要富，要富，当然要富啦！社会主义如果不要富，光受穷，那谁还干社会主义呀！共产党的奋斗目标，要不是为了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，使人们都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，那谁还跟着党干革

命呀！

张：对喽，“四人帮”那一伙都是骗子，他们那些话都是骗人的、坑人的、吓唬人的，我就不信他们那一套，不上它那个当。

李：大婶，你对那个富变修、富就是资本主义的歪理儿是怎么看的？

张：咱庄稼人大道理讲不好，就会论实的，讲究实打实。就拿我家来说吧，解放前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成天吃糠咽菜，过那穷时光。解放后，我有了房有了地，有牲口有车辆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过上了好日子。这比过去，算是富了吧！

李：那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！

张：那你说，我变修了没有？变成资本主义没有？

李：根本挂不上边儿。

张：是啊，再往后说，“耕地不用牛，点灯不用油”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，这是咱农民盼望的新社会，后来咱也算看到了、摸着了、办到了，有的也享用上了吧！怎么样？变修了没有？变成资本主义没有？

李：没有，没有，肯定没有。

张：再就眼前看，我家你大叔爷几个参加队里劳动，我在家照看着一圈猪、一群鸡、一窝兔，你瞧，还有这房前屋后满院的果木树，加上自留地种

点菜什么的，哪一年也收入七、八百块；队上分配，一年也下不了一两千。

李：大婶家算真的过上富裕生活啦，一排七间纯砖到顶的新瓦房，吃的、用的什么也不缺。

张：要说，可也是。这不，光自行车就两三辆，手表一人一块，缝纫机、收音机(呵呵笑声)，还有新买的电视机……，小李啊，你大婶算得上是先富裕起来的户吧！？

李：算得上，算得上，没说的。

张：那你把我家仔细检查检查，用放大镜、显微镜，把旮旯缝道都观察观察，看看有没有变修、有没有资本主义？

李：哈哈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看到修正主义，也找不到资本主义。大婶，你这正是我们党所号召的、提倡的，是大家学习的榜样，应该大大表扬呐！大婶，经你这么一联系实际，掰开揉碎地一讲，使我的脑袋瓜也开了窍，使我抓富的心气更足了，心底儿更踏实了。不过，我还有个问题得问问您。

张：什么问题，你说吧！

李：社员家庭致富和生产队集体致富，怎样才不会变修、不会是资本主义呢？

张：你问得好，这是个很关重要的问题。富裕了会不



会变修，会不会是资本主义，这要看是怎样的致富，是劳动致富，还是剥削致富。

李：哦！是劳动致富，还是剥削致富？

张：对，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，就看有没有剥削。只要不剥削人，是靠劳动致富，就没有问题。照社员们的说法，“只要不偷、不摸、不剥削，都可以搞”。

李：哦……，有没有剥削，这条很重要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，就在于有没有剥削。资本主义是靠剥削起家，靠剥削生存发展的，没有了剥削，资本主义也就完了。哪有不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呢！

张：所以说，不管是生产队的集体致富，还是社员的个人致富，只要不搞剥削，不损害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，就大胆干吧，没有错儿。

李：大婶啊，我今晚儿找您取经算是取到了，看来，要想把怎样富裕起来的讨论搞好，使大伙毫无顾虑地生产致富，得首先把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好，把那些怕富、不敢富的种种顾虑破除掉，使每个人都敢富，都能大胆地、理直气壮地去致富。

张：小李啊，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咱庄稼人最讲究实的，还得在行动上、措施上见真的才行。